

引言

英雄的民族主义粉丝

杨国斌

摘要

作为一次新型的网络民族主义行动，“帝吧出征”具有自我表演的特征，其目标消费群体与其说是海峡对岸的台湾民众和媒体，不如说是出征参与者本人以及大陆的媒体和网民。在一个祛魅的商业化和个人主义时代，“帝吧出征”为青年网民提供了集体英雄主义的想象。同时，作为新媒体事件的“帝吧出征”，与国家政治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并隐隐透露出一种令人担忧的帝国心态。

关键词

网络民族主义、表演、新媒体事件、话语型构、复魅

作者简介

杨国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与社会学系副教授，邮件：gyang@asc.upenn.edu.

Introduction

Heroic Fans of Nationalism

YANG Guobin

Abstract

As a new type of cyber-nationalistic action, "D8 expedition" was a self-performance. Its targeted audience was not so much the publics and media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s the participants themselves and mainland media and Internet users. In a disenchanted era of commercializa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 "D8 expedition" gave young netizens an opportunity to imagine collective heroism. At the same time, as a new media event, "D8 expedition" was in a delicate relationship with state politics and betrayed the uneasy overtones of an imperial mentality.

Keywords

cyber-nationalism, performance, new media event, discursive formation, re-enchantment

Authors

Guobin Ya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ology at the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an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Email: gyang@asc.upenn.edu.

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爱国者。但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人们，表达爱国的方式各有不同。2016年1月20日发生在汉语言互联网空间的“帝吧出征”，是一场怎样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行动，我们从《国际新闻界》这一组精彩纷呈的文章中，窥得许多奥秘。文章作者们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了多方位的描述和新颖、深刻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出征”的参与者，主要是90后和千禧一代的青年，他们中间很多是网游玩家或是“爱豆”（idol）粉丝。事件动员的平台，以百度贴吧的“帝吧”为主，但是QQ群、微博、豆瓣、天涯贴吧、AcFun弹幕视频网（A站）、Bilibili弹幕视频站（B站）等等，均有行动（郭小安，2016；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征伐的目标，是蔡英文的脸书（Facebook）页面和三立新闻、苹果日报、自由时报等台湾媒体的网站。出征者使用的主要“武器”，则是图像化的“表情包”和文字口号（周逵、苗伟山，2016）。具体做法是把这些“武器”大量投放到目标网页，形成网络“轰炸”之势。郭小安（2016）将“帝吧出征”的符码分为视觉和语言两类，认为“视觉类符码”偏重戏谑调侃，“语言类符码”侧重隐喻说理、表达观点。郭文进而将“语言类符码”细分为教育与训诫、嘲讽与反讽、攻击与威胁等三类。刘国强（2016）将表情包和口号的内容分为三类，即征伐、教训、和交流。王喆（2016）对蔡英文脸书上访客留言的统计，证明了留言内容的单调和重复性。他发现，从2016年1月20日00:00到1月21日24:00，共计13684条文字。其中仅“八荣八耻”就达到2069条，另外乡愁有447条，义勇军进行曲276条，歌唱祖国245条。

对“帝吧出征”事件原因的分析，六篇论文虽然各有重点，但都强调了网络亚文化、商业文化、情感、图像、网络符号等在动员和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周逵、苗伟山（2016）从视觉传播的角度出发，分析事件中图像的使用，认为帝吧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是“图像竞争的民族主义”，事件的发生表现为多元主体对象征性符号资源的竞争性表达。郭小安（2016）认为表情包米姆（meme）具有很强的传播力和感染力，为网络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动员和传播模式。李红梅（2016）在回顾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现阶段的民族主义属于反应式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中国民众对西方压制中国的一种回应。刘国强（2016）认为，“帝吧出征”是一场“集体的互动仪式表演”，行动的动力机制，在于“网络空间聚集与群体兴奋、群体团结的生产、行动参与者的道德想像和情感能量交换。”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通过丰富的实证资料的搜集和分析，发现帝吧事件的参与者，是产生于新媒体文化和后现代商

业文化语境下的“知情的民族主义者”，其行为根源于丰富而复杂的文化与集体身份生产机制。王喆(2016)的研究提出，“帝吧出征”“像是全民皆可参与的战争游戏，它看似组织严密，其实是去中心、庞杂的……极少有网友跟着既有的权力中心走，而更沉溺于一场战场不明、创造敌人的战争游戏，集体亢奋的情绪才是行动的动力。”

这六篇论文不仅对中国大陆的网络民族主义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和丰富的实证资料，而且对国际学术界在网络政治和数码文化方面的研究，亦颇有贡献。在英语文献中，关于网络政治和数码文化，近年较引人注目的概念，是社会网络、自组织、去中心、连接性行动、情绪公众等。在这些方面，海外学界的研究，倾向于描述组织形式的变化和社会网络的结构，但对行动者的动机及媒介实践的意义、对网络叙事和表达手法的文化根源，尚缺乏深入分析。本专辑的文章，正是在这些方面独具特色。能做到这一步，除了文章作者所具备的宽阔的理论视野之外，更得益于研究者对事件的体验、对当事人的深入访谈、以及对网上一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好文章不仅回答问题，还启发新思考。我想在余下的篇幅里，简要讨论受这组文章启发所想到的几个问题。

自我表演

“帝吧出征”除了是一场网络民族主义的行动，是否还有别的意思？或者说，网络民族主义的概念，能否囊括这场行动的动机和意义？王喆(2016)把它称作“情感化的游戏”，揭示出一个重要特征。其实这场游戏，也是一场自我表演。

如果出征的目的是征伐、教训、和交流，我们应该更多地听到被征伐者和被教训的对象反应。但实际上这些“他者”如何反应，征伐、教训和交流对他们产生了怎样的效果，我们所知甚少。大陆媒体报道和报道中被采访的参与者，对出征对象的反应，似乎并不很关心。网上网下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表情包的制作与传播，行动的组织者如何部署严密而周详，如何兵分八路，分管情报、翻译、后勤、造势、宣传、武器制作，如何口号响亮、纪律严明，诸如此类。组织者颇拿出了一番诸葛亮布阵的架势。

但是，读者和公众所看到的表情包，很少是直接贴在台湾的目标网页上，更多的是转贴到大陆的各类网站。蔡英文的脸书页面是攻击的主要对象，我们可能会认为要被贴上大量的表情包。王喆(2016)的文章说明，其实蔡英文的脸书页面，已经在“帝吧出征”之前关掉了贴图功能，因此她的页面上基本都是文字留言，并非图像。图像并没有贴到蔡的页面，而网上和新闻报道给人的印象却是蔡的脸书页面被贴满表情包。这说明表情包的真正消费对象，与其说是民族主义者所攻击的海峡对岸的目标人群，不如说是大陆的广大网民以及攻击者自身这个群体。换句话说，参与“帝吧出征”的

90后和千禧一代的爱国青年和“小粉红”们所生产和传播的表情包和口号,最重要的作用不是向海峡对岸的Facebook和网页实施“轰炸”,而是为自己和大陆的网民上演了一场自我陶醉、自我感动、自我展示的网络剧。就在“帝吧出征”发生后的几天内,新浪微博上以“#我深深的爱着这个国家#”为主题词的帖子大量出现,很说明问题。有一个微博ID在帖子里写道:

“明天就要出国了,怀着莫名的情绪一天都蔫蔫哒。然后就想起了被我遗忘了两天的头条#帝吧fb出征 #从21点看到现在,出征的战士们的举动以及那些感人的诗句段子,让我觉得……已经抑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了!! #我深深的爱着这个国家# 图片截选自微博”(新浪微博,2016年1月23日)

这位发帖人,被“出征的战士们的举动以及那些感人的诗句段子”所感动,应该不是孤立的现象。它说明,最受“帝吧出征”的口号和表情包所感动的,不是别人,而是大陆的网民和媒体。

祛魅与复魅

可以假设,“帝吧出征”不过是网游生活的一次延伸。但是,为什么玩家会大规模参与?“帝吧出征”是否给参与者提供了在网游和粉丝社区无法获得的体验?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把视野投向网络文化更久远的历史。

中国的互联网文化,兴起于九十年代中后期。那时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祛魅(disenchantment)过程。伴随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商业文化迅猛发展,社会的道德坐标开始向个体化转型(Yan,2009)。中国社会由此滋生了深刻的认同危机和信仰危机。九十年代后期,在物质生活大大丰富的条件下,人们重新开始探索人生意义、人生幸福等形而上的问题。1980年代由《中国青年》上的“潘晓来信”所引发的人生意义的大讨论,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心灵鸡汤的方式重新回到公共视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的兴起具备了特殊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它带给人们一种超凡的、脱俗的想象。网络文化提供了魅化的空间。网络空间的开辟、BBS网络社区人气的快速凝聚,陌生人之间对网络互动的向往,是发生在一个祛魅时代的复魅(re-enchantment)过程。笔者曾在《连线力》(2013)一书中,探讨了人们在网络空间对自由、家园和江湖侠义的形象。这样的想象,表达了人们在物欲时代对真诚、爱、友谊、以及某种超越自我的浪漫的英雄主义的渴望。各式各样的网络抗争事件,实际上都传达了这样的渴望。

作为自我表演的“帝吧出征”,其表演的主要特征是后英雄主义时代的英雄形象。在事件的过程中及事件之后,网上传播比较多的表情包中,除了以幽默的口气挖

苦攻击对象和表达对大陆美食美景的骄傲之外,最多、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浪漫主义英雄情怀的表达。例如下面两个广为传播的图像,一个出自描写盔甲骑士的畅销书《为自己出征》,另一个出自电影《斯巴达300勇士》,都明显传达了这种英雄情怀。



图一：“帝吧出征”表情包之一
(网络资料来源)



图二：“帝吧出征”表情包之二
(网络资料来源)

民族主义为个人的认同提供了强烈而丰富的情感资源。安德森(Anderson,1991)在分析民族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时指出,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正是宗教信仰受到现代社会的冲击,开始衰弱的时期。在多少个世纪的历史中,宗教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最重要的魅化资源,给个体生命以崇高的精神寄托。当这样的精神寄托之所开始瓦解的时候,民族主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填补精神空白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民族主义的“帝吧出征”所提供的情感体验,才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网游或粉丝社区的情感体验。

网络事件与国家政治

帝吧事件不仅是一次民族主义行动,也是一场网络行动,一次“新媒体事件”(邱林川,陈韬文,2011:1-16;吴世文,2014)。如何理解作为网络事件的“帝吧出征”?“帝吧出征”发生在新的网络治理环境中,它与国家政治有何关系?

专辑中的文章,涉及到“帝吧事件”与国家政治关系的讨论,均有恰当的分析。比如周逵、苗伟山(2016)有关政府对图像符号“协商”与“挪用”的分析,郭小安(2016)的共意动员框架,等等。但是有必要指出,根据相关调查统计(人民网,2015;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2015),近几年,“负能量”的抗争性网络事件明显减少,“正能量”的网络事件相应增加。表达愤怒和怨恨的事件有所减少,表达快乐情感的事件增加。对“帝吧出征”事件的分析,如果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看,能说明什么问题?或者说,如果“帝吧出征”的旗号不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是把矛头指向某种社会弊端,它是否还能够搞得那么轰轰烈烈?

正如郭小安(2016)所言,“帝吧事件”是共意性(*consensus*)运动,不是冲突性运动。共意性运动往往能获得体制的默许或支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社会学者多认为共意性运动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作用有限(McCarthy & Wolfson, 1992: 273-297)。

国情和文化不同,西方社会运动领域这种尚冲突、抑和谐的观点,未必适用于中国现实。在对中国的抗争政治和集体行动的研究领域,很多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公民的抗争策略,往往会考虑政治机会等外部条件,从而灵活地调整行动方式,以期获得最佳动员效果(O'Brien & Li, 2006; Ho & Edmonds, 2008; Cai, 2010; Hildebrandt, 2013)。在环保运动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与政府部门和官员建立合作关系,能更有效地推动运动的发展(Ho & Edmonds, 2008; Hildebrandt, 2013)。

虽然如此,仍然有必要指出这样一种趋势:在中国互联网文化和政治的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有影响的网络事件。这些事件的核心是抗争性话语,不是共意性话语。那么近年以来,以抗争性话语为主的网络事件的减少和共意性事件的增加,是否是一种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转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互联网文化和政治向何处去?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帝国话语

不论是“情感化的游戏”、“图像竞争式的网络民族主义”、还是游走于游戏和爱国、商业文化之间的民族主义,“帝吧出征”都体现了当代网络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分散性、流动性、娱乐性、多元性和互动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表明,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已经难以担当辨析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基本点——话语。民族主义本来就是一种话语型构(*discursive formation*)(Calhoun,1997)。网络民族主义的种种表现形式——从组织、动员、到传播和表达,从口号到表情包,都属于话语的范畴。分析作为话语行动的“帝吧出征”,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当代民族主义不仅仅关乎政治,更关乎文化、媒介和情感。“想象的共同体”不仅仅是政治或国家意义上的共同体,更是媒介化的情感载体。本专辑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充分揭示出“帝吧出征”的诸种文化形态。

谈论话语型构,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以及此话语型构与彼话语型构之间的勾连(*articulation*)问题。

在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中,常常有“好”民族主义和“坏”民族主义之辩。本文无意对“帝吧出征”做好与坏的价值判断。但是也无法完全用游戏的心态来看待它。

事件本身毕竟产生了影响。《国际新闻界》组织这样一个专辑来讨论它,也说明事件的严肃性和重要性。

而一旦我们严肃地看待“帝吧出征”的时候,就会发现,出征者们对“他者”的态度,流露着某种令人担忧的姿态。征伐和教训的口号成为出征者们的主要武器,表达了一种唯我独尊的帝国心态。而其中掺杂的那些貌似友好的话语,比如美食、美景,则令人联想到清王朝“怀柔远人”的帝国策略。说到底,“帝吧出征”中的交流话语,也许仅仅是一种表演的姿态。

民族主义的话语,向来与国家 and 主流话语型构,保持暧昧而复杂的关系。民族主义的语言是情感,国家政治的语言是利益。但是情感和利益之间,有种种联系。“帝吧出征”这套民族话语的出现,有它的历史契机。它虽然诞生在网络亚文化区,处于“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主流话语的边缘,但它与国家话语有遥相呼应之势,却也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致谢:承蒙刘海龙教授的邀请,使我有机会提前拜读本专辑的精彩论文。在此对主编和各位作者特表谢意。)

(责任编辑:方惠)

引用文献 [Reference]

郭小安,杨绍婷(2016).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米姆式传播与共意动员.《国际新闻界》,(11).

[Guo, Xiao'an & Yang, Shaoting (2016). The Memetic Communication and Consensus Mobilization in The Online Nationalist Mo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1).]

李红梅(2016).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国际新闻界》,(11).

[Li, Hongmei (2016).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1).]

刘国强(2016).作为互动仪式的网络空间集体行动.《国际新闻界》,(11).

[Liu, Guoqiang (2016). The Collective Action as Interaction Ritual in Cyber Space.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1).]

邱林川,陈韬文(2011).前言:迈向新媒体事件研究.载邱林川,陈韬文(主编),《新媒体事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Qiu, Jack Linchuan & Chen, Taowen (2011). Preface: Marching towards New Media Events Research. In Qiu, Jack Linchuan & Chen, Taowen (eds.), *New Media Events Research*.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人民网(2015).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6月网络舆论共识度报告.检索于<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5/0710/c210107-27283825.html>

[People.cn (2015).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Office of People.cn released consensus report on public

- opinion of June. Retrieved from <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5/0710/c210107-27283825.html>.]
-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2015). 2014年中国网络舆情研究报告.《新闻记者》,(2),21-28.
-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Laboratory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015). Report on China'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on 2014.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2), 21-28.]
- 吴世文(2014). 转向新媒体事件研究: 理论命名、研究视域与理论问题.《现代传播》,(4),132-136.
- [Wu, Wenshi (2014). Turn to New Media Events Research: Theoretical Naming, Research Horizon and Theoretical Issues. *Modern Communication*, (4), 132-136.]
- 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 从“迷妹”到“小粉红”: 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国际新闻界》,(11).
- [Wang, Hongzhe & Li, Simin & Wu, Jing (2016). From Fandom to “Little Pinkos”: The Produc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ies under New Media Commercial Culture.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1).]
- 王喆(2016). “今晚我们都是帝吧人”: 作为情感化游戏的网络民族主义.《国际新闻界》,(11).
- [Wang, Zhe (2016). “D8 Goes to Battle, Nothing Will Grow”: Cyber-nationalism as Online Emotional Games.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1).]
- 杨国斌(2013).《连线力: 中国网民在行动》(邓燕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2009年).
- [Yang, Guobin (2013).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Trans.). Guilin: Guangxi Teachers University Press.]
- 周逵,苗伟山(2016).竞争性的图像行动主义: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一种视觉传播视角.《国际新闻界》,(11).
- [Zhou, Kui & Miao, Weishan (2016). Contested Visual Activism: A Visual Communications Perspective of Cyber Nationalism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1).]
-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 Cai, Y. (2010).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China: Why Popular Protests Succeed or Fail*.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lhoun, C. (1997). *Nationa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Hildebrandt, T. (2013).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 P. & Edmonds, R.L. (eds.). (2008).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New York: Routledge.
- McCarthy J. D. & Wolfson, M. (1992). Consensus Movements, Conflict Movements, and the Cooptation of Civic and State Infrastructures. In: Morris A and Mueller C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O' Brien, K. J. & Li, L. (2006).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an, Y. (2009).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